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顧永涵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一

甲定王十有二年晉景三年齊頃二年衛穆三年蔡文子十年十五年鄭襄八年曹文二十一年陳成二年杞桓四十年宋文十四年秦桓八年楚莊十七年

春葬陳靈公

公羊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

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辭也

集說杜氏預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汪氏克寛曰君子之心無私故討賊不間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案討賊之義無間於內外故徵舒雖為楚殺而陳靈亦得書葬公羊是也賀氏仲軾謂見弒之君有能如禮赴告則書其葬亦是一說然於通經義例不符未可從也若趙氏鵬飛家氏鉉翁黄氏震以為靈公為淫黨所葬非國人葬之則尤謬矣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

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濵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　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而莫能討之雖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楚

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集說高氏閌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誘所誘故書圍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退三十里而與之盟蓋晉師已起聞而亟去非得鄭而不取也　李氏廉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汪氏克寬曰據左氏公羊所記鄭襄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陵暴亦甚矣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其土則比於狄焉思啓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意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音弼　邲杜注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

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返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

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

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

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汝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

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

懲淫慝令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管杜注滎陽縣東北有管城隋置縣明初省令故城在開封府鄭州北二里　敖鄗杜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滎陽令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有敖山

董澤杜注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令屬山西平陽府

公羊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

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穀梁 績功也功事也

胡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於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覲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辭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集說楊氏士勛曰公羊傳稱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也若然城濮之戰後子玉當是善子玉乎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是也 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荀林父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又曰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君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非也大夫不敵君而荀林父獨得稱名氏以敵楚子此可謂與晉而不與楚子為禮而非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城濮之戰子玉得臣不見名氏公羊以謂大夫不敵君也彼子玉以不見名氏為不敵君二者孰能知之乎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名先穀而誅之 胡氏寧曰邲之戰先穀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

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吴楚旣反漢用條侯以梁王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輿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　張氏洽曰林父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士穀之徒恃彊專制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　呂氏大圭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徼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僅爭鄭則邲之一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横行莫制矣　趙氏鵬飛曰林父之師將以救鄭而春秋書及楚子戰而不書救非救鄭也鄭自春被圍盖亦

久矣令六月而後救何益於救哉鄬雖鄭地而鄭圍已解楚既得鄭縱敗楚於鄬能反鄭之叛轍乎況反為楚所敗徒弊師旅益楚之勢而固鄭之叛果何益哉方鄭之被圍晉不能帥師直赴鄭難俟其既折而降楚乃區區勞重兵以犯其破竹之鋒是自取敗也夫兵民命也戰危事也安可用民於死地以僥倖萬一之勝哉則晉景之為人尤在襄成之下而林父之舉曾肩穿之不若也霸業不競宜矣晉本救鄭而聖人不書救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凡師被伐者為主楚伐鄭而以晉主之內晉於鄭也晉雖妄舉無功而聖人以內辭書之所以抑彊楚而存大義也若曰貶晉與楚則非經意也　黃氏震曰陳與鄭皆服楚盟于辰陵矣楚討徵舒之罪因欲滅人之國楚自叛盟而行無道如此陳鄭一體鄭尤新盟如之何不背楚而歸晉是楚之伐鄭者非也鄭伯肉袒以逆楚既舍之晉欲退師獨以先縠違衆取敗晉師雖敗救鄭之

義豈與之俱敗是晉之敗於楚不足為辱也世多以成敗論人故譽楚而貶晉耳　家氏鉉翁曰論者謂邲之敗與楚以霸不然也晉救鄭不書緩也責晉非與楚也林父逗撓不前春秋正失律之誅責林父非與楚也豈以晉一敗之故而僭王之楚可使之霸乎　李氏廉曰春秋凡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與戰之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謂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　汪氏克寬曰不書救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予晉以伯乎又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而諉於誰乎然楚君大夫與列國戰皆貶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

濮囊瓦於柏舉竝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晉而抑楚也 黄氏正憲曰案楚莊彊暴蔑視諸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猖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為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為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晊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乎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況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於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既壞於錡旃致師名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於先縠哉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横行矣

秋七月

附錄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

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

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彊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者仲尼之法令乃滅人社稷而絶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於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集説 高氏閌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内地憑陵小弱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也 趙氏鵬飛曰蕭宋之附庸也在宋之南自宋至楚蓋千里而楚兵直至於宋郊滅其附庸則楚之患深矣晉不能興文襄之業坐視其滅而無寸兵之援蓋前乎此救鄭而敗尚何敢稱兵向楚哉楚莊得陳而不有得鄭而復其君論者以為賢觀今滅蕭之舉則前日之服陳鄭果真情乎莊固知陳鄭之祀未易絶也 黄氏震曰楚莊入陳伐鄭敗晉滅蕭憑陵諸國甚矣左氏於滅蕭尚歸曲於蕭之殺二囚而歸美乎楚之拊三軍大抵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也 家氏鉉翁曰蕭宋之附庸也楚莊窮兵以威上國自是宋始多事易子析骸之禍權輿於此 汪氏克寛曰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脅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 清丘杜注衛地在濮

陽縣東南唐置清丘驛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

左傳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胡傳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賓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諸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彊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集說楊氏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卿不書不實其言也予謂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　程子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故書人以貶之　趙氏鵬飛曰同盟非大夫之事也諸侯同盟不盟於方岳之下猶以為僭而況大夫乎莊十六年幽之盟是也其後趙盾欲求諸侯復為新城之盟聖人排盾於諸侯之下以為同盟非大夫所宜主也今晉景將求諸侯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蓋循趙盾之轍而不知晉所以不能得諸侯者盾之故也晉以大夫主之而諸侯亦以大夫受盟大夫果足以結信乎故牲壇未掃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宋衛交兵互相矛盾則今日之盟何足恃也故聖人舉皆人之不出大夫之名非微者也貶也　家氏鉉翁曰幽之同盟內外小大翕然來同齊伯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

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伯矣　程氏端學曰大夫同盟自此始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而三國不恤則盟無益也　李氏廉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　汪氏克寛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　季氏本曰楚子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脣齒之國猶欲推晉伯以為主而晉方畏懾不能自彊何足以制楚哉卓氏爾康曰楚服陳鄭敗晉師于邲滅蕭以威宋其志不小於是為清丘之盟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勢實不競謀之無成故稱人以畧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集說黃氏仲炎曰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趙氏鵬飛曰楚方鴟張雄視列國諸侯所宜戮力一心比小事大以抗其鋒令晉為清丘之盟陳人不與宋師伐陳問陳故也而衛叛晉附陳以鬭宋兵卒之陳卒不至而宋受楚圍皆衛之故聖人於宋書師予其問罪之舉於衛書人責其交亂之罪也　家氏鉉翁曰胡氏謂宋師非義陳為可恤愚以為未然楚用詐入陳幾亡人國春秋不與也宋伐楚之與國為人所難謂之非義不可衛甫受清丘之盟乃救陳以媚楚謂其救之為義亦不可也　張氏溥曰盟而驟忘未有若清丘者盟之言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以春秋之法言之背盟之罪陳其首也衛其次也衛殺孔達天下傷之孔達但知先君有約言而不知同盟之不可以貳則其死也匹夫耳晉為盟主而不能

容一守死之匹夫則晉也綦隘春秋前書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後書衛殺其大夫孔達是盟也竟以殺一大夫終乎則盟無善盟矣

乙丑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晉景四年齊頃三年衛穆四年蔡文十六年鄭襄九年曹文二十二年陳成三年杞桓四十一年宋文十五年秦桓九年楚莊十八年

春齊師伐莒公作伐衛

左傳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以不肯平之憾也今閒歲而齊又伐之莒何負於齊哉徒以齊魯同平莒郯莒不肯而魯有向之獲而齊未有所獲也莒豈負齊魯之邑哉魯不義伐莒而

莒夫東鄙之邑齊復以不義伐莒莒安得西鄙之邑而給諸書曰師非褒也用大師以扼小邦也齊頃之惡於是甚於惠公矣吳氏澂曰齊以彊淩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克寛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十一年齊又伐之則此為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傳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

集說 孫氏復曰楚子伐宋以其伐陳也 張氏洽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彊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彊侯國由此致伐 趙氏鵬飛曰楚伐宋以宋師伐陳之故也陳叛晉國而從楚清丘之盟不與焉陳不與盟晉所當問而不能問宋代伐之是宋犯楚之怒也為晉伐陳而犯楚怒則今日宋被楚兵晉所當救而不救諸侯何恃哉陳當伐而不伐宋當救而不救晉景於此尚欲嗣文襄之業吾知其無能為矣 黃氏震曰陳叛晉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為陳伐之也 王氏貫道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繼又圍之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為晉而晉則莫宋庇也則終於為平而已 李氏廉曰楚有事於列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

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威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卓氏爾康曰陳鄭宋皆在河南天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為楚有矣

案宋伐陳以名楚兵故胡傳譏其非策然必謂楚人書爵為有辭於伐則謬矣去年滅蕭明年圍宋兇暴已甚而俱書楚子亦得謂之有辭乎蓋是時盟會征伐諸侯皆不自行而政在大夫是以不競於楚聖人屢書楚子以見其親涖行間也與辰陵之盟不同

秋螽 公作蝝

集說何氏休曰先是新饑而使歸父會齊人伐莒賦斂不足國家遂虛下求不已　杜氏預曰為災

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穀穀作穀音同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杜注一名清原今山西平陽府稷山縣西北二十里有清原城

胡傳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令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

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集說蘇氏轍曰邲之役晉三帥皆不欲戰先穀不可故敗誅之固其宜也然先穀先軫之後先軫晉之舊勳也晉人誅穀而盡滅其族稱國以殺言刑之過也　高氏閌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韓趙旝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　張氏洽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黄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季氏本曰自戰邲至此已一年有半何為始討其罪乎意者先穀好剛任直多為同列所排適當楚又伐宋則歸咎前敗以中先穀耳故不去其大夫以為非正刑也　張氏溥曰晉殺先

穀討邲敗也穀佐中軍僨師當誅然邲敗師歸林父請死士貞子以楚殺得臣諫晉侯復其位舍將而殺佐穀不服也又加以召狄之罪族而後快豈先軫之勳獨不可使有後於晉乎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其能刑也殺顛頡祁瞞舟之僑三罪而民服令邲戰踰年而族先穀穀之死不以軍政而以君大夫之喜怒春秋又何忍復去其官乎

附錄左傳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寅定王十十有四年晉景五年齊頃四年衛穆五年蔡文十七年鄭襄十年曹文二十三年陳成四年杞桓四十二年宋文十六年秦桓十年楚莊十九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傳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諉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集說胡氏寧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貳可也　陳氏傅良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

殺其君意也　趙氏鵬飛曰衛穆叛清丘之盟背晉而與楚令將貳楚而復歸於晉無以為辭則殺孔達以說之曰前日之謀孔達之罪也既除之則為已功害則為臣罪立其朝者亦難矣此與剌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以國殺為文　家氏鉉翁曰據傳孔達自以其身紓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丘之盟救陳諂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鄭氏玉曰衛之於晉始則背盟救陳干大國之討終則殺其臣致辭取說以求免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罪累其上宜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於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子良為有禮故名之

集說 孫氏復曰鄭與楚故 高氏閌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豈特失鄭而已乎 趙氏鵬飛曰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不及鄭卒歸楚清丘之盟鄭不在也故晉侯伐鄭然清丘之盟晉景不能親之而以大夫用同盟之禮聖人惡之没大夫之盟一貶稱人令景公能一出而躬擐甲冑天下之幸也尚何貶哉故舉而爵之聖人樂人之勇於為善而幸列國之有霸主也如此而諸儒更以為貶何邪豈楚不可犯而鄭不當伐耶任鄭叛而縱楚彊反為春秋所予邪 雖伐鄭未必得鄭而興復之志有足多者是以予之 趙氏孟何曰晉君將嘗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景公為邲故伐

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則其得書何天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於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為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家氏鉉翁曰邲之役楚莊身履戎行晉景畏懦不出此自將伐鄭雖無能為猶書晉侯嘉其稍能自彊耳　王氏元杰曰鄭惟彊弱是視初非惟義之從晉興救鄭之師是以致邲邲之敗晉景雖無可附之德亦當念之弗忘追其喪師翻然從楚是何謀之淺也春秋與晉伐鄭則鄭之罪明矣　棄鄭以晉敗於邲遂叛晉即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故書晉侯胡傳以為報怨之兵直書而義自見者非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集說趙氏鵬飛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列國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列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此楚所以必於服宋也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毒哉楚之為謀也晉固畏楚不敢救宋矣而宋其能獨抗楚乎則及楚人平非得已也　吳氏澂曰宋前以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薦食上國宋之挑釁彊鄰俱可罪也　李氏廉曰楚

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書楚人婉辭也此書楚子直辭也 汪氏克寛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列國以取威爭伯其惡甚矣王氏樵曰鄭在楚之轂中未易旦夕爭也是時急莫先於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矣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於鄭而緩於救宋乃比之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甚矣晉人之顛冥也 陳氏際泰曰伐未甚也圍已甚也伐有名也圍無名也直書其事而輕重自明必恕鄭而苛宋責晉而寛楚豈春秋之旨哉

案去年伐宋今年圍宋必待其平而後已焉春秋屢書於冊罪楚之暴而責晉之不能救也胡傳於衛人

救陳以為著宋之罪而伐宋圍宋皆以
為宋所自取而責宋為深似非經旨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
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晏濟南府齊河縣西北二十里
有晏城寰宇記謂之晏嬰城

胡傳夫禮別嫌明微致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
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
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

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　王氏葆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張氏洽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於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趙氏鵬飛曰歸父父子事齊倚齊以專魯其為謀深矣而齊亦樂其諂事於已屈君之尊而下同之不以為抗頃公之立歸父兩如齊以奉其懽故十一年同之伐莒今又同穀之會廿其諂而忍其抗悦其利而忘其專也於時楚疾於宋危矣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為鄙穀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魯會之而齊不會非不畏楚也魯安則

齊安矣此歸父會齊侯之故也　家氏鉉翁曰歸父之父外交彊齊弒君專國而孽子世濟其姦會齊侯會楚子比事而書著履霜之戒也　汪氏克寛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于鄄而後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于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下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卓氏爾康曰魯西南與宋為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於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故預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觀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已事齊之禮　嚴氏啓隆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則齊楚之有交久矣歸父會齊蓋謀所以事楚也

附錄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卯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晉景六年齊頃五年衛穆六年蔡文十八年鄭襄十一年曹宣公盧元年陳成五年杞桓四十三年宋文十七年秦桓十一年楚莊二十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諸侯甚矣諸侯縱不能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

比事以觀則知春秋經世之畧矣

集說杜氏預曰從前年孟獻子之言也　許氏翰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　陳氏傅良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　黃氏仲炎曰自晉伯不競而楚爭諸侯於是伐陳而陳服討鄭而鄭降圍宋而宋請平往往駢首南向者不止此矣然陳亂無君而楚來討賊國人皇皇惟命是聽固不足責至如鄭宋被圍初皆闉城拒守綿歷時月力不能支然後請服此亦有不得已者獨魯不然方楚子在宋兵未及魯而望風納賂惟恐或後是以有穀之會焉此可見魯君大夫苟免自營怵於威武之甚矣　趙氏鵬飛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而說者徒見繼書宋及楚平之事遂以為歸父平二國之憾蓋附會而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子而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能平之非人情也魯之所以會楚者自謀而已

宋與魯為鄰宋去則楚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焉所以逆楚子之意而弭其兵也自謀猶恐不濟況能為宋計乎謂魯平楚宋者妄說也　家氏鉉翁曰楚伐宋於魯無所預而魯人震悸正由宣公簒弒十有五年未有討之者今見楚戮夏徵舒懼而往會　李氏廉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王氏樵曰以千乘之魯為之以道猶可自彊齊晉諸與國猶可責以信義互為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以伐宋以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而謀國若此亦可鄙也已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

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

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胡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

臣父有聽於子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偪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天下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集說　董氏仲舒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專內政而外擅名也　啖氏助曰和而不盟曰平　劉氏敞曰

公羊曰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古今之通誼也且莊王非不賢者子反不退與其君謀而遂擅與宋平可謂義乎又曰穀梁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乎乎又曰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楚人圍宋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且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　陳氏傅良曰凡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呂氏大圭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

列國之無伯也以見荆楚之恣横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也　劉氏克莊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　程氏端學曰宋先代之後國雖小天下之望也諸侯之門户也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内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杜注赤狄之別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即其地也縣東北四十里有古潞城

左傳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

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黎氏杜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城今潞安府長治縣西三十里黎侯亭是也又山東東昌府范縣有黎侯城則黎侯失國寓衛時所居之地　曲梁杜注廣平曲梁縣也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永年縣東北

胡傳上卿為主將畧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赤狄

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彊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

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集說　杜氏預曰潞氏子爵也　孔氏穎達曰狄有赤狄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赤國名赤狄之內別種　陸氏淳曰啖氏云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矣若自致滅亡之道則異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則名之責其不能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奔而不名者言其位或未絕也隨而歸則名

之言其位必絕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路何以稱子路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非也路子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迷於有爵耳又曰穀梁曰滅國有三術非也項遂譚溫梁繒蔡虢皆不日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不時又曰其日潞子賢也亦非也其意以謂稱子則是褒矣不知爵自當子非以賢故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者哉　高氏閌曰是時楚肆其彊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怠於憂天下矣　陳氏傅良曰滅國之大夫稱人貶也故荀林父滅潞氏隨會滅甲氏皆不書又曰滅國以其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頓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歸者名之　呂氏大圭曰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彊爾不得志於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於周君臣之間是矜然德色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　汪氏克寬曰晉景公會狄於欑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伯矣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

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輔氏杜注晉地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　稷杜注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隋置稷山縣今屬山西平陽府縣南五十里有稷神山山下有稷亭即晉侯治兵處也

集説高氏閌曰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畧狄土而闚其虚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羊　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梁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傳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辭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集説　孫氏復曰生殺之柄天子所持也是故春秋非天子不得專殺王札子人臣也王札子人臣殺

名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故曰王札子殺名伯毛伯以誅其惡　杜氏諤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　劉氏敞曰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曰王札子殺其大夫名伯毛伯乎　高氏閌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　黃氏仲炎曰案左氏王孫蘇與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名戴公及毛伯衛子捷即札子也威福君之大柄廉恥國之大維今子弟專殺是君無威福之柄也朝臣爭政是國無廉恥之維也君無柄國無維所以為東周之衰亂也季氏本曰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周之所以日替也不言王殺而以兩下相殺之辭書則王札子之專殺可知矣

附録左傳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説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瓜衍孝義縣北十里有瓜城屬山西汾州府

秋螽

胡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

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起矣

集說 何氏休曰從十三年之後上求未已而又歸父比年再出會內計稅畝百姓動擾之應 張氏洽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蟲災而加之以水旱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 無婁杜注杞邑案公羊作牟婁蓋即隱四年莒人伐杞所取之邑此時已為莒邑矣杜注疑有誤

胡傳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集說高氏閌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　趙氏鵬飛曰魯宣自齊惠之歿事齊稍怠惟公孫歸父而會齊侯而已公不朝齊也齊蓋有以議魯矣高固蓋婚於魯知齊之謀故會仲孫蔑於無婁為魯謀而解齊之紛也終宣公之世卒不被齊兵者無婁之會有力焉及成公即位而有西鄙之伐矣用是知高固之會為魯謀齊也　家氏鉉翁曰高固自以國事出宣使大夫候之於途諂事外臣書之以貶　李氏廉曰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而胡氏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蓋始於此豈非以二子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胡傳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

税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税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集説何氏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民以食為本饑寒竝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無幷雖皋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

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内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上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别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彊國家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

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耦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

内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　杜氏預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畆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楊氏士勛曰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　趙氏匡曰公田之外又履步其田十又稅其一論語云二吾猶不足是也　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畆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畆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藉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制一夫受田百畆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畆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畆又逐畆什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矣　胡氏寧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滅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理民田而稅其私畆書曰初稅畆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　黃氏仲炎曰古者井田八家皆私百畆其中為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所謂

藉也藉之為言借也借民力為之而非稅也今魯初稅畝是於公田之外又稅其私畝也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使民不聊生國無善治蓋自是始矣　家氏鉉翁曰宣公以旱乾水溢蟲螟之災無歲無之用度不給乃履畝而征之謂之稅夫助而不稅周制也今以稅易助成王周公之罪人也井田之法自此始壞　李氏廉曰趙子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立武宮作三軍舍中軍立煬宮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其所革而興亡兆矣　汪氏克寬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蝝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饑饉空

王之憂於是一旦棄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迨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産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辭

案稅畝之説公穀二傳皆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姑竝存之以俟考

冬蝝生 蝝悦全反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

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集說 孫氏復曰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為災

孫氏覺曰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蝝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謹志之爾案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於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也案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但生而不為災亦何用書之乎穀梁以為稅畝之災亦牽合之論也 王氏樵曰蝝螽之子爾雅謂蝮蜪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牝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蝝曰蝮蜪皆蝗類故春秋記為災 黄氏仲炎曰螽始生者為蝝螽蜚蝝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螽生蝝生於境内見其生也故曰蝝生

饑

胡傳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之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集說張氏洽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黄氏仲炎曰春秋書饑者凶荒之甚者也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亦饑歲也而不言饑蓋當時雖無素備然猶知告糴於齊以為凶荒之救故其民猶未至於流亡也今宣公歲饑見於再書者是其國既無蓄積之備又無救荒之策坐視其民之饑而死爾蓋必如詩所謂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孟子所謂凶年飢歲老弱轉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矣故春秋以饑書也嗚呼使民至此烏在其為民父母哉　家氏鉉翁曰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　汪氏克寬曰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螽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僖公不雨螽大旱文公三書不雨三書歷三時不雨又螽成公大水哀公三書螽皆不書饑

戊辰 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 晉景七年齊項六年衛穆七年蔡文十九年鄭襄十二年曹宣二年陳成六年杞桓四十四年宋文十八年秦桓十二年楚莊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杜注赤狄別種案胡氏注留吁赤狄之殘邑晉滅赤狄甲氏留吁遂為晉邑謂之純留水經注云絳水經屯留故城即故留吁國也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南十三里純留故城是也

左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鐸辰杜注留吁之屬當在潞安府境

胡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餘種留吁其殘邑也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集說 杜氏預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幷盡其餘黨　高氏閌曰書及者所以別二族　薛氏季宣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張氏洽曰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幷其地士會書人深貶之也　趙氏鵬飛曰甲氏留吁潞氏之別種也赤狄之雄曰潞氏晉既滅之變其汚俗訓其頑民豈必盡其類而滅之俾無遺種哉甲氏留吁之滅蓋亦過矣　王氏貫道曰楚禍逼人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　家氏鉉翁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諺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　火公穀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成周者何東周也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集說杜氏預曰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　范氏甯曰成周東周令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災邑曰火

孔氏穎達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宮云無室曰榭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

土為之所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　李氏堯俞曰廟不應有榭榭不應藏樂榭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曰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來告則書耳　孫氏覺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　黃氏仲炎曰臺望氛祥榭講軍實成周之地有宣榭者興王之遺迹也宣王承幽王之後積勢衰弱於是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討中興王業其用武於四方則必有講肄之所即成周宣榭是也宣榭火興王之迹泯矣故聖人重之而書示不忘古也　汪氏克寛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責王室不謹於火備雖人火焚之

而弗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又曰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杜氏以為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討講武於此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

案公羊以宣榭為宣宮之榭何氏休謂宣王中興其廟不毀非也宣廟宜毀久矣即或未毀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胡傳以廟制似榭故謂之榭亦非也爾雅所紀廟寢臺榭規摸判然不同何得混而一之乎杜氏預釋榭為講武屋而孔氏穎達引楚語以證之此不易之論也雖宣字之義有所未及而成周為周之東都吉日車攻咏宣王講武之盛則宣榭之為宣王無疑矣

秋鄭伯姬來歸

左傳 秋鄭伯姬來歸出也

胡傳 案左氏鄭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於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集說 范氏甯曰為夫家所遣皆書來歸大其事也 啖氏助曰內女見出 趙氏匡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 呂氏本中曰婦人既嫁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 高氏閌曰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 薛氏季宣曰參譏之也 黃氏仲炎曰讀詩至葛覃則知婦人事君子之本苟失斯道至於孤睽宜矣故書以

戒婦人也　家氏鉉翁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　吳氏澂曰常事不書故歸鄭不書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鄭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責鄭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鄭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附錄左傳　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　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集說　王氏錫爵曰會為使臣而不知王室之禮此晉之恥也

冬大有年

穀梁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胡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絶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集說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可知矣 張

氏洽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記異也

吳氏澂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豈得謂祥乎

汪氏克寬曰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蝝生十年饑十五年又饑又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于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恬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己巳 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年齊頃七年衛穆八年蔡文二十年鄭襄十三年曹宣三年陳成七年杞桓四十五年宋文十九年秦桓十三年楚莊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胡傳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文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衞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集說張氏洽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季氏本曰是時許蔡從楚皆來訃喪而魯往弔焉見魯亦與楚通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音短斷道杜注

晉地今山西沁州東有斷梁城

左傳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

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来吾若善逆彼以懐来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来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卷楚杜注即斷道野王杜注野王縣屬河内今為懐慶府治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傳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詐之大國勉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忿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宫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誤矣

集說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陳氏傅良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趙氏鵬飛曰初晉為清丘之盟以求諸侯而以大夫主之諸侯亦以大夫聽命宜其不足以結信也陳人不會宋師伐之而衛人叛盟伐宋卒之召楚人之兵圍宋者九月不解而宋與楚平其失皆本於清丘之會晉景不覲之而以大夫為會也今楚兵雖退而宋已為楚北方無宋藩籬益薄矣晉侯懼而復為斷道之盟所以固魯衛曹邾之心也楚方虎視列國宋既屈而為楚諸侯危矣幸晉景能收其餘以為宗主故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振霸主之餘燼也家氏鉉翁曰爵五國之君貴之也是時楚燄大張晉孱日甚清丘斷道兩盟皆幸其猶能同也　李氏廉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蓋拘於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徵會於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郤克既

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據 汪氏克寛曰魯衛曹邾皆廹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鞌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鞌戰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 黄氏正憲曰魯衛曹邾皆相鄰之國是時宋與楚平若以宋為嚮導而東侵則四國實為門戶而唇齒相依者也斷道之盟不可已也矣

案斷道之盟諸傳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考其情事二說並可用也宋楚既平南風方競曹衛適當其衝晉為盟主合諸侯以共籌之則外楚者其本謀也郤克徵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則伐齊之舉亦即於此盟定其謀也故李氏廉兼取二說

附錄左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集說 汪氏克寬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於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間朝夕之好岌岌乎其殆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許乙反

左傳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則其説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内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

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集說 楊氏士勛曰衛侯之弟鱄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傳亦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鱄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鱄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鱄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鱄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陸氏淳曰啖氏云叔肸非卿也卒而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故特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 陳氏傅良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 黃氏仲炎曰其曰公弟猶曰公子也以先君之子稱之故曰公子以今君之兄弟稱之故

曰公弟　趙氏鵬飛曰內臣卒者二十有三未有書公弟而且字之者今公弟叔肹卒春秋之變文惟此一而已肹恥食汙君之祿而不仕是以聖人異之書曰公弟且字之以別其賢也　程氏端學曰此記叔肹之始也肹文公子惠伯也肹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　李氏廉曰兄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衛鱄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辭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繫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繫之美之也叔肹書字而書弟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　汪

氏克寬曰佞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鱄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又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為大夫蓋叔肸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命其子為大夫也

案季友叔肸皆内兄弟之賢者也友有定亂之勳肸有適恩之美春秋於其卒也書名書字以寵之未可以仲遂為比也友稱公子而肸稱公弟者友卒於僖公之時不得以弟稱也胡傳於仲遂季友皆以為生而賜氏俾世為卿於叔肸則極辨其非今考叔肸卒後未逾三年而其子嬰齊帥師厥後世為大夫蓋肸不受祿而宣公加恩於子孫則賜氏之說亦未可斷以為必無也胡傳相沿已久姑存之以俟考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年齊頃八年衛穆九年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年曹宣四

年陳成八年杞桓四十六年宋文二十年秦桓十四年楚莊二十三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

集說薛氏季宣曰齊不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　趙氏孟何曰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於楚而壁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為斷道之會始徵會於齊而齊侯不至於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家氏鉉翁曰齊自懿惠

以來北世再纂怙彊妄行漁獵小國其罪亞於楚晉景懦無立志忽興師伐齊亦足聳聽春秋何貶焉

吳氏澂曰會朝與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汪氏克寬曰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於晉之會盟而恃其彊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

金氏賢曰斷道之盟欲以外楚義也頃公不與曲在齊矣故書晉侯以許其伐

黃氏正憲曰齊自翟泉以來恃彊輕晉魯會無婁因晉徵齊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所以不圖楚而謀齊也

案晉為盟主徵會於齊而齊不至晉侯伐之宜矣胡傳謂上卿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私春秋書之以見伐者之罪今考左氏所載郤獻子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則陽穀之役豈肯親帥大衆

而為郤克報怨乎若四國戰
輩則郤克之逞志於齊也

公伐杞

集說徐氏彥曰公伐莒萊邾杞凡近魯小國無不被
伐公之惡也悉矣　高氏閌曰杞自文十六年
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而欲人朝已亦不
思之甚矣　趙氏鵬飛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
而且娶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惟宣公殺惡及視
以自立杞伯蓋以宣為僖文之罪人未嘗朝焉宣公
憾之故躬擐甲兵以伐杞　君子不以杞被伐為不幸
適所以張杞桓之義也　李氏廉曰自此以前侵伐
十四凡九書公自此以
後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錄左傳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音牆鄫穀作繒）

左傳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　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　戕猶殘也捝殺也

胡傳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集說何氏休曰支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戕則殘賊惡無道也言于鄫者刺鄫無守備　薛氏季宣曰戕者殺其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鄫而屢無道於鄫則魯以彊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　汪氏克寛曰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鄫子某今曰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鄫子邾定公戕鄫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兇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録其名而鄫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旅穀作呂楚始書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蜀杜注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西

公羊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胡傳楚僭稱王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

集說何氏休曰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　孔氏穎達曰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康成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　孫氏復曰不書葬者貶之也吳楚僭極惡重王法所誅故皆不書葬以貶之　高氏閌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此書之者以楚入為害甚於前日列國不能自正乃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　家氏鉉翁曰楚入春秋百年武文成穆未有窺周室之心也楚莊睥睨周鼎欲遂僭王之夙心故春秋書法為之一變其存也書之曰子其殁也卒之曰子而不葬抑之也示共主在周雖

欲僭而莫得也論者乃謂春秋進之是以爵之貴之是以終之非知春秋者也　汪氏克寬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又曰楚至僖二十一年成王會盂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吴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章羽書子又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吴楚書子之義也然吴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　王氏錫爵曰楚莊亦一時之雄也然肆其彊暴而宋陳鄭皆被其毒所為貪欲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桓文並稱豈不誤哉

案楚不書葬胡傳從公羊以為避其號者是也謂楚吴徐皆降稱子與滕侯杞伯之稱子同例則義有未

安蓋滕杞爵本侯伯為時王所黜故皆書子非聖人降之也楚吳徐僭號稱王乃時王之所不能禁者於是從其始封之爵而書子以正其僭逆之罪亦非聖人降之也必謂春秋進退諸侯則先已自蹈於僭何以正人之僭乎今故刪節胡傳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傳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棄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

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集說家氏鉉翁曰歸父為宣公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欲去彊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

李氏廉曰宣公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正寢也

集說王氏元杰曰宣公在位十有八年大義已虧於國何有嫡毋無可絶之理致使哭而歸齊兄弟

有篤天倫之恩實與聞其弒逆賂田援齊而定位居喪逆女而圖婚七年五朝於齊甚以彊臣配女十載一修聘禮至侯王臣下徼卑屈為媚齊之謀怠傲無事晉之志放利而取向取繹遑兵於伐莒伐邾見辱於黑壤之盟掩惡為平州之會迫至螽蝝繼起饑饉荐臻方且履畝而稅之民力於是竭矣會晉斷道之盟乃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宣公肉未及寒東門氏已不血食矣獲終正寢蓋亦幸焉　汪氏克寬曰桓公弒立則薨於齊宣公亦弒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彊盛不復可制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穀作檉　笙杜注魯境也

左傳　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

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胡傳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

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遂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辭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集說高氏閌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還　胡氏寧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辭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於晉而反矣然而未復命於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

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擅帷復命於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　家氏鉉翁曰季氏不以君薨為戚肆出悖言追譏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自茲以往政在彊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　季氏廉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也大畧與桓公同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餘事同則從同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壤見止之後南通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李氏曰賂田求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婚齊

之謀不會于扈不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繒猶未厭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汪氏克寛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壅君命而廢使事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畢使事者也

欒歸父奔齊高氏閌謂當致命於殯黃氏仲炎汪氏克寛引臧尹克黃以律之其說非也克黃使還之時君尚在也君在則殺之者君也安可逃乎歸父則君已薨矣君薨則殺之者用事之臣也何必輕身以死乎左氏及胡傳皆以為善之允為定論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王錦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二

成公

集說范氏甯曰魯世家成公名黑肱宣公之子以周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定王十七年　元年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胡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案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慝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集說杜氏預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啖氏助曰二月令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令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　呂氏大圭曰陽氣之在

天地閒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藴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絶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禄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汪氏克寛曰七書不雨三書雨雹及無冰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雪

附録左傳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茅戎杜注戎別種也水經注大陽縣有茅亭故茅戎邑也括地志茅戎在河北縣西二十里當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界

徐吾氏杜注茅戎別種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

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集說 劉氏敞曰元年作丘甲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令使丘出之予謂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亦必不為也公羊云譏始丘使也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穀梁云丘為甲也非也審為使民作甲者春秋何不云井作甲邑

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作丘甲乎　孫氏覺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馬　胡氏寧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　張氏洽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家氏鉉翁曰丘甲之說三傳不同公穀謂課丘民自為甲似未得經意杜氏謂古者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令使一丘出一甸之甲一丘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雖求多於民亦未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四丘為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令作丘甲云者每丘出一甲一甸出四甲而古兵制始壞於此矣　萬氏孝恭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加

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　李氏廉曰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廐新作雉門也然延廐不書作又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太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杜注晉地

左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於赤棘

胡傳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

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集說孫氏復曰臧孫許臧孫辰子　胡氏銓曰大夫及諸侯盟見大夫之彊也自公子遂及齊侯盟後益甚故仲孫何忌及邾子又甚非惟惡大夫之彊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高氏閌曰許昌為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　趙氏鵬飛曰魯固齊之與也宣之末年怠於事齊公孫歸父如晉叛齊也未反而宣公即世歸父奔齊魯固篤於親晉矣晉蓋疑歸父在齊魯必有二心於齊而魯亦疑晉之不已信也故為赤棘之盟魯蓋果於絕齊志於求晉焉明年齊伐我北鄙而四卿會晉師

為韋之戰其謀蓋定於赤棘也　家氏鉉翁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疎於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汪氏克寬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伯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内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郪丘赤棘拔句繹皆書及唯禝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拔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郤故修好於邾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禝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左傳　秋王人來告敗

穀梁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言戰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啖氏助曰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　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與戎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　孫氏復曰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敵非茅戎可得敗也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孔子以王師自敗為文所

以存周也　劉氏敞曰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　陳氏傅良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譏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　梁亡齊人殲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　家氏鉉翁曰穀梁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此義正矣但公穀皆以為晉敗王師則無是也

冬十月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

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集說范氏甯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立義未有無其文而横發傳者疑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附錄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壬申八年 定王十二年 晉景十一年齊頃十年衛穆十一年蔡景三年鄭襄十六年曹宣六年陳成十年杞桓四十八年宋文二十二年秦桓十六年楚共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龍杜注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胡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集說高氏閌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趙氏鵬飛曰魯貳於晉久矣而齊未遽加兵於魯者蓋望魯之或改而事齊也齊頃不義於四鄰諸侯皆吵然外之獨魯宣以援立之故不敢忘惠

公之好而折節事齊蓋亦不情矣末年命歸父如晉其叛齊之跡已顯而齊不察見歸父之來奔猶以為魯之未絕齊也既而成公立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始知魯決然無齊故有北鄙之伐馬頃公驕傲結憾於諸侯晉衛既以讎齊今又賈怨於魯其名鞌之敗非不幸也蓋自取也　家氏鉉翁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　李氏廉曰自齊懿公之後齊兵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杜注衛地史記趙成侯及魏惠王遇于葛築或云即新築也今直隷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

城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鞫居杜注衛地後漢志封丘有鞫亭即古鞫居也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集說杜氏預曰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劉氏敞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孫良夫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　陳氏傅良曰衛書大夫師師於是始大夫彊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師師必良夫而後言師師張氏洽曰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

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程氏端學曰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辱國害民罪莫大焉衛侯使之戰以致敗亦罪也齊侯侵虐鄰國雖得勝於一時遂來鞌之敗績亦罪也

案新築之戰說者以為衛伐齊也或又謂新築衛地戰于衛則齊伐衛也考其情事蓋衛與侵齊之師尚在衛之封內而齊既伐魯遂乘勝而伐衛兩軍遇于新築而戰爾良夫喪師辱國故以之主戰而書及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郤去逆反首公榖作手鞌音安

鞌杜注齊地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杜氏通典云鞌在平陰縣東今平陰去臨淄五百里似與穀梁合矣然以左傳考之自始合以至齊敗止為一日之事華不注在濟南城北

去平陰二百三十里何以一奔而遽至乎近志云窒即古之歷下似為得之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

繫桑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

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

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

不幸敢不惟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寳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華杜注齊地　靡笄杜注山名史記晉平公元年伐齊戰于靡下　徐廣曰靡當作歷志曰歷山即左傳所謂靡笄之山也今名千佛山在山東濟南府南十里　華不注杜注山名伏琛云不音跗與詩鄂不韡韡之不同謂花蔕也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著於水也今在山東濟南府城北　華泉京相璠曰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徐關今淄川縣有古徐關　石窌杜注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隋初為盧縣之長清鎮尋置長清縣今仍之古城在縣東南三十里　丘輿杜注齊邑當在益都縣

界馬陘杜注齊邑
在今益都縣西南

胡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竝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境内興師而四卿竝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辭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内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集說董氏仲舒曰頃公齊桓之孫伯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

入其北郊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鞌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　趙氏匡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手憂内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内而專輕重於外乎　劉氏敞曰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内也　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夫乎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　陳氏傅良曰凡師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書良夫曹書公子首而賞鞌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　張氏洽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

憤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趙氏鵬飛曰鞌之戰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横逆有以名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驕傲不悛以犯諸侯之怒者齊也威柄下移而啟大夫之横者四國也齊侯不義而四國之君不智春秋蓋同一貶焉

家氏鉉翁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乘悉為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鞌乃魯卿擅兵之始也又曰凡内大夫帥師惟主帥得書今四卿並書見羣下知有季孫不知有公室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　李氏廉曰春秋列書將佐始此自此以後昭十年伐莒書三卿哀二年伐邾書三卿成六年侵宋書二卿定八年侵衛書二卿　汪氏克寛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己私忿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

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来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鞌之敗屻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彊故耳晉氏世伯合諸侯以加兵於齊者三鞌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横憑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　王氏錫爵曰齊之君臣恃勇輕敵而不免於敗晉之將佐忍傷致死而卒能勝之所謂兩敵相當貴於忍也

案四國戰齊於鞌諸大夫與大衆以雪一笑之恥故說者多以為忿兵然是時楚氛孔熾齊以東方之大國亦與楚通矣晉將復修伯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曹邾皆有依違觀望之意故盟于斷道謀楚即以謀齊

及爰婁既盟而齊不背晉者二十餘年楚亦少斂其鋒晉人世伯之緒賴以不墜則鞌之戰亦安可少哉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袁婁張氏洽曰臨淄縣西有袁婁或曰在淄川境

左傳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羊 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於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棓

而閲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梁　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

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雍門齊記古齊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門其西曰雍門

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名陵牽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名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

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彊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捐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彊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劉氏敞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公羊曰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君不行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今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行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於棐林賓趙盾之師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

可言趙盾今此亦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　高氏閌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彊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陳氏傅良曰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怨也張氏洽曰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家氏鉉翁曰名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彊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迨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彊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及盟一字褒貶深

切著明矣 吳氏澂曰齊師既敗于鞌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偪齊都而與盟袁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 程氏端學曰齊侯自恃其彊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雪忿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為永鑒矣 李氏廉曰此條三傳畧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郤克斮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汪氏克寬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

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師師會伯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附錄左傳 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上鄍杜注地闕當在陽穀縣境蓋齊衛境上之邑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

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速作公遬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録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

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黒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

勞錮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陽橋杜注魯地陸澄曰博縣有陽橋今在泰安州西北

取汶陽田汶音問

公羊 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

故壞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集說 杜氏預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石氏介曰內取外外邑皆曰取如取鄟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讙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於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於後齊復事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

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　孫氏復曰汶陽之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魯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　家氏鉉翁曰取汶陽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伯國之力而得之也伯國復不稟命於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　李氏廉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鞌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讙龜陰之歸鄆讙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汪氏克寛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又曰趙氏云凡力得之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

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集說高氏閌曰鄭從楚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於下所以深罪鄭也趙氏鵬飛曰機會之失為損大矣楚鄭侵衛晉失機也晉自文襄以降世嗣霸統成公靈公庸懦無立猶時出而主諸侯景公之興適當楚莊之方張無以施其一二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共王即位未能和諸侯晉不能於是時修文襄之業號名諸侯以抗楚乃區區修一朝之忿而助魯衛以逞憾於齊則楚鄭侵衛晉致之也既而楚勢益張魯人戰恐公及楚大夫為蜀之會卒之天下諸侯自河以東一舉而屬楚是雖魯成之罪而晉之責為重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左傳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彊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傳案左氏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降班失列下與楚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

集說啖氏助曰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傳以處父不書族為亢今以書族為亢何自矛盾也夫得稱其大夫陳氏傅良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傒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

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 家氏鉉翁曰自楚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吳氏澂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伉君也 李氏廉曰公特會外大夫止此 李氏本曰成公以周公之裔諸侯之望下與楚大夫會辱已甚矣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其是之謂矣

胡傳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盟不亦恥乎

集說陸氏淳曰趙氏云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而大夫悉書人言公自屈禮與之盟非大夫之罪也 李氏堯俞曰前此楚與諸國盟皆序諸國之下此序

此書之譏公棄晉從楚也又曰淳聞於師曰外

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其稱人何得一貶焉云爾吾不識得貶云者竟何事也穀梁曰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程子曰楚為彊盛陵轢諸侯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陳氏傅良曰曷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晋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　家氏鉉翁曰晋伐齊敗之鞌盟之衰婁齊遂與楚合導之以來晋人坐視莫之如何吳氏澂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

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　李氏廉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没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又曰楚專主諸侯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彊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於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彊後不貶諸國無以見諸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亢後書

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説之誤矣

案楚秦列諸國之上蓋以彊大相先也舊史從赴告之文聖人亦因而書之耳蔡許不書則左氏得之

附録左傳

楚師及宋公衛逃歸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

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晉景十二年齊頃十一年衛定公臧元年蔡景四年鄭襄十七年曹宣七年陳成十一年杞桓四十九年宋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年楚共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伯牛杜注鄭地鄾杜注鄭地丘輿杜注鄭地

胡傳案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師師衛之覆諸鄾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則盟主有辭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集說　杜氏預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高氏閌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鉉翁曰魯宋衛曹去彊盛之楚而從衰弱之

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四國書爵序晉為首存晉伯也　李氏廉曰此郕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諸侯也

辛亥葬衛穆公穆公作繆

集說高氏閌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王氏葆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集說吴氏澂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公羊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集說杜氏預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高氏閌曰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弒君簒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　家氏鉉翁曰公羊以廟災三日哭為禮穀梁以成公為無譏常山劉氏以主未遷入不當哭書哭所以譏愚竊以公穀之義為正也三年之喪通喪也二十七月而終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則主已入廟此入廟之始也主方入廟而廟災此人情之戚成公三日哭可謂知所哀而哀也焚先

人之廬猶三日哭今主始入廟而廟為火所燬人子之痛切為甚三日哭而謂之不合於禮失春秋所以書之旨 李氏廉曰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

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集說高氏閌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考之知其僭禮

夏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集說張氏洽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埸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於伯國晉假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足見私情之納侮於晉也　趙氏鵬飛曰古者諸侯繼世喪葬畢則以士服見於王王賜之黻冕然後朝鄰國以繼好結信禮之經也今成公釋禫不朝王

而朝晉此何禮邪春秋諸侯以彊弱為判何有於禮宣公受位於齊故喪畢則朝齊而不朝晉成公受制於晉故喪畢則朝晉而不朝齊則夫相朝之禮顧所畏者先之匹敵以下有所不朝而況周室之微哉彼其狎諸侯而不復朝君子在所不責聖人書朝晉之事凡以責其偃然無王也　家氏鉉翁曰魯宣諂齊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成公事晉率宣公之舊除喪入見之禮不用之王而施之晉春秋所以譏也

季氏廉曰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汪氏克寛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於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伯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集說 高氏閌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陳氏傳良曰鄭初書大夫將也 張氏洽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趙氏鵬飛曰鄭之伐許自撤藩蔽以開楚寇也以職方考之許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從之君子不責恤其弱也鄭以許為蔽而北事晉連諸侯以抗荆楚楚亦未遽得鄭也今鄭折而從楚又連年伐許扼許之小而肆其毒許鄭脣齒也許亡則鄭亡曷釋許以為外扞固鄭之利也乃區區逼許不已其後許畏鄭益甚遷入楚地遷于葉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逼近楚都所以倚楚而抗鄭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則直履鄭郊楚患益近故襄公之後鄭多入楚歲有晉楚之兵腹背

受敵水火交熾而鄭特如在鼎之魚耳其患皆起於伐許而自撤藩扞之故不可不察也故聖人於鄭伐許之事始終詳之所以誅鄭之無謀而隳内固之勢也

公至自晉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於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彊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謟齊而求悦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

汪氏克寬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知有伯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耳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録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

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杜注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劉昭曰蛇丘縣有棘鄉季氏私考曰今當為肥鄉縣地

左傳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公羊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胡傳 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

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

集說趙氏匡曰凡内自圍者皆叛邑秋内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郈圍費十二年圍成　李氏廉曰春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反咎音羔　公作將穀作牆廧咎如杜注赤狄別種

左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集說胡氏寧曰經不書廧咎如潰者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

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絶羌患哉廧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　家氏鉉翁曰克與良夫得志於鞌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躪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伯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惡之屢書皆所以貶　程氏端學曰晉不修德以綏諸侯攘彊楚而斃斃焉惟狄之務摟與國以伐之其為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羊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胡傳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

集說高氏閌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彊乎　李氏廉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郤犨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

宗庚與良夫聘且盟左氏公羊皆以為尋盟則是二臣之聘盟兩受君命非奉命來聘而擅及魯盟也劉氏敞以為專命生事者過矣又謂不繫於國以見遂事之辱不知奉使而來既書晉侯衛侯則及盟可不繫於晉衛也

鄭伐許

胡傳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直舉國名傳無其說知是告辭略故史異文耳賈逵云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刺無知也此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明年冬鄭伯伐許先後並無貶責何獨此伐偏

刺之　家氏鉉翁曰鄭莊滅許自知不義置之而去令襄公以兵加許歲至於再莊有悔過之心而裔孫濟惡自是許卒為鄭所併

案蜀之盟諸侯從楚者多出於不得已若許若蔡國小受脅不足責也鄭為畿內之國以邲之敗而叛晉既伐衛又一歲再伐許故春秋惡之胡傳所謂不擇於義以為去就而馮弱犯寡者也不書將帥孔氏穎達從杜注以為告辭略而駁賈逵之說謂先後伐許皆不貶責何以獨於此偏刺亦似有理今並存之

附錄左傳　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　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荀罃之在楚也鄭

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戌 定王二十年 四年 晉景十三年齊頃十二年衛定二年蔡景五年鄭襄十八年曹宣八年陳成十二年杞桓五十年宋共二年秦桓十八年楚共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集說 王氏葆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昏

張本乎 趙氏鵬飛曰禮諸侯世相朝所以繼好結信春秋之世以彊弱為判齊晉大國宋不敢不朝四

敵以下固未嘗朝聘已為腆矣聖人志之凡以志其任勢而廢禮也 吳氏澂曰晉衛宋三國相繼來聘以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李氏廉曰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集說杜氏預曰壬申二月二十八日

杞伯來朝

左傳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集說杜氏預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趙氏鵬飛曰叔姬不令於杞杞伯將出之彼直歸叔

姬則疑魯用叔姬之媵以疾於杞故先朝於魯而言其故焉故明年叔姬來歸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集說 汪氏克寬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集說 高氏閌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張氏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 汪氏克寬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葬鄭襄公

集說汪氏克寬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季氏本曰襄公卒二月而葬其速如此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也觀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必有故而汲汲於即位治喪矣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集說家氏鉉翁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遂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曾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於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匱盟之

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楚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冬城鄆鄆公作運

集說杜氏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趙氏鵬飛曰鄆即汶陽之一邑也以田言之曰汶陽以邑言之曰鄆 戴氏溪曰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謂此鄆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 家氏鉉翁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於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案經書城鄆左氏無傳杜氏預以為備晉者因公之不禮於晉也戴氏溪謂魯得汶陽故城鄆以自固於

情事亦近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展陂杜注許地今在許州西北鉏任冷敦俱在許州境　汜祭杜注鄭地成皋縣東有汜水案此為二邑汜即成皋之汜祭即中牟之祭亭周祭伯之邑也蓋此時已入於鄭矣

胡傳悼公伐許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集說董氏仲舒曰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春秋以為薄恩且失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也　何氏休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家氏鉉翁曰父所為義已繼之為孝父挾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　李氏廉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　季氏本曰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　余氏光曰郭氏曰案去歲鄭襄公伐許經書鄭伐許今年鄭悼公伐許經書鄭伯伐許前此成公二年八月衛穆公速卒冬楚師鄭師侵衛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凡此亦皆據舊

史而書之春秋立義雖不同不應於數年之中事同罪一或恕之於前或誅之於後參錯變亂聖人決不如此也

附錄左傳晉趙嬰通於趙莊姬

乙亥十一年定王二十一年五年晉景十四年齊頃十三年衛定三年蔡景六年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年陳成十三年杞桓五十一年宋共三年秦桓十九年楚共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胡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

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若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録之詳也為世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始歸不書與鄭伯姬同　孫氏復曰來歸者棄而來歸也　黄氏仲炎曰杞叔姬見出而來歸猶鄭伯姬也　趙氏鵬飛曰內女見出皆曰來歸然罪惡不可以不辨故有歸之者有自歸者以見意齊人來歸子叔姬罪在齊也杞叔姬來歸罪在叔姬也叔姬自取出絶故以自歸為文雖姬之罪無所考而觀聖人所書之文則歸之者以見夫不夫自歸者以見婦不婦　家氏鉉翁曰春秋之世倫分廢鈌夫婦之道乖矣有出而允於義者有出而悖於禮者杞伯來朝之明年而後叔姬乃歸此與他悖義之出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非杞絶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葬叔姬繫於杞義未絶也　吳氏澂曰

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汪氏克寬曰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鄭伯姬同婚姻得禮常事不書又曰鄭伯姬杞叔姬皆出而來歸然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槩觀矣

附錄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集說汪氏克寛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晉令遽興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作秀

左傳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集說高氏閌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　鄭氏玉曰穀齊地他國大夫非過吾境而使大夫會之非禮也若僑如私會則尤專恣之甚故謹而書之　汪氏克寛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郤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梁山崩梁山杜注在馮翊夏陽縣北詩奕奕梁山水經注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是也夏陽今同州韓城

縣屬陝西西安府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

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名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名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胡傳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

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具可忽諸

集說　杜氏預曰記異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尋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宗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耶　高氏閌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　趙氏鵬飛曰梁山晉地也詩曰奕奕梁山蓋在韓侯之國韓滅於晉其地為晉晉侯及秦伯戰於韓是也梁山晉地而不繫之晉山崩川竭天下之大異天地不為一國而示變聖人亦豈為一國而書之天地示變以警人君聖人志之以示後世君人者觀此亦可以識天意

矣若取其事應以合之曰此梁山崩之驗是亦淫巫瞽史之事非君子所欲聞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又曰自此至昭十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弑君惟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滅國惟舒庸鄫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彥疏云注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 郜氏寶曰春秋為天下紀異者三梁山崩有星孛入於北斗西狩獲麟山斗以異為異麟以祥為異以異為異者亂世之常以祥為異者亂世之變

附錄左傳 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

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集說張氏洽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集說孫氏復曰定王也　高氏閌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杜注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今桐牢亭在河南開封府封丘縣北三里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傳案左氏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於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

集說何氏休曰約備彊楚氏杜氏預曰言同盟服異也杜氏諤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者以彊弱為大小也　孫氏復曰蟲牢之盟鄭服也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不顧甚矣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　趙氏鵬飛曰晉景即位十有五年矣蓋嘗為清丘斷道之盟以求諸侯於時楚莊方張諸侯二三其德晉不能宗主也今蟲牢之會始能復振其勢且反鄭於久叛

雖未足以成桓文之功而志有足嘉也　李氏廉曰鄭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汪氏克寛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况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晉衛修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為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訃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旅朝於荆楚且俟致禭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　趙氏恒曰書同盟亦只是志同欲之通例善惡則存乎其事以此時言之史策方有天王崩之文而同盟豈其時乎非特為不臣而立此同

盟之文也

案蟲牢之盟胡傳謂九國不知奔喪其議甚正然是時齊始從晉鄭以訟許不勝亦改而從晉晉為是盟以固諸侯之心亦復伯之機也趙氏鵬飛之說亦可並存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卷二十二